

舊五代史

九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

唐書三十四

趙光逢字延吉曾祖植嶺南節度使祖存約興元府推

官父隱右僕射

案舊唐書趙隱傳云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也大中二年應進士登第累加尙

書左僕射廣明中卒考薛史作右僕射與舊唐書異

光逢與弟光裔皆以文學德

行知名

案舊唐書光裔光啟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司勳郎中弘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季述廢

立之後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

光逢幼嗜墳典動守

規檢議者目之爲玉界尺

案歐陽史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

僖宗

朝登進士第

案原本作昭宗朝登進士第據舊唐書光逢係乾符五年進士當作僖宗今改正

踰月辟度支巡官厯官臺省內外兩制俱有能名轉尙

書左承翰林承旨

案舊唐書云釋褐鳳翔推官入朝爲監察御史丁父憂免僖宗還京授太

常博士厯禮部司勳吏部三員外郎集賢殿學士轉禮部郎中景福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學士如故舊唐書所載光逢曾秩較薛史爲詳今備錄

昭宗幸石門光逢不從昭宗遣內養戴知權詔赴

行在稱疾解官駕在華州拜御史中丞時有道士許巖士瞽者馬道殷出入禁庭驟至列卿宮相因此以左道求進者衆光逢持憲紀治之皆伏法自是其徒頗息改禮部侍郎知貢舉光化中王道寢衰南北司爲黨光逢素性慎靜慮禍及已因挂冠伊洛屏絕交遊凡五六年

門人柳璨登庸

案歐陽史柳璨與光逢有舊恩唐據言云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後三

年不遷時璨自內廷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除吏部侍郎太常卿入梁爲中

書侍郎平章事累轉左僕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
子太保致仕梁末帝愛其才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
疾辭授司徒致仕同光初弟光胤爲平章事時謁問于
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其清淨寡慾端默如此嘗有女冠寄黃金一鎰于其家
時屬亂離女冠委化于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于
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尙在兩登廊廟四
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閭室搢紳咸仰以爲名教主天

成初遷太保致仕封齊國公卒于洛陽詔贈太傅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一

趙光胤光逢之弟也

案新舊唐書俱云趙隱子三人光逢光裔光胤爲後唐相者光胤也

薛史原本避宋諱稱光胤爲光裔似混二人爲一今改正

俱以詞藝知名亦登進士

第

案舊唐書云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

光胤仕梁歷清顯伯

仲之間咸以方雅自高北人聞其名者皆望風欽重及

莊宗平定汴洛時盧程以狂妄免郭崇韜自勲臣拜議

者以爲國朝典禮故實須訪前代名家咸曰光胤有幸

相器薛廷珪李琪當武皇爲晉王時嘗因爲冊使至太

原故皆有宿望當時咸謂宜處台司郭崇韜採言事者

云廷珪朽老浮華無相業琪雖文學高傾險無士風皆
不可以相乃止同光元年十一月光胤與韋說並拜平
章事光胤生于季末漸染時風雖欲躍鱗振翮仰希前
輩然才力無餘未能恢遠朝廷每有禮樂制度沿革擬
議以爲已任同列旣非博通見其浮談橫議莫之測也
豆盧革雖憑門地在本朝時仕進尙微久從使府朝章
典禮未能深悉光胤每有發論革但唯唯而已後革奏
議或當光胤謂羣官曰昨有所議前座一言粗當近日
差近學者其可已乎其自負如此先是條制權豪強買
人田宅或陷害籍沒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內官楊希

朗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子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
中書光胤謂崇韜曰復恭與山南謀逆顯當國法本朝
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抑宦者因具奏聞希朗泣
訴于莊宗莊宗令自見光胤言之希朗陳訴叔祖復光
有大功于王室伯祖復恭爲張濬所搆得罪前朝當時
強臣掣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尙
在相公本朝氏族諳練故事安得謂之未雪耶若言未
雪吾伯氏彥博洎諸昆仲監護諸鎮何途得進漸至聲
色俱厲光胤方恃名德爲其所折悒然不樂又以希朗
幸臣慮據他事危已心不自安三年夏四月病疽卒贈

左僕射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六千九百九十一

鄭珏昭宗朝宰相縈之姪孫父徽河南尹張全義判官

光化中登進士第

案歐陽史云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

及第歷弘文館校書集賢校理監察御史入梁爲補闕起

居郎召入翰林累遷禮部侍郎充職珏文章美麗旨趣

雍容自策名登朝張全義皆有力焉

案歐陽史云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

薦貞明中拜平章事莊宗入汴責授萊州司戶未幾量

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于郭崇韜將復相之尋入爲太

子賓客明宗卽位任圜自蜀至安重誨不欲圜獨拜宰

輔共議朝望一人共之孔循言珏貞明時久在中書性

畏慎而長者美詞翰好人物重誨卽奏與任圜並命爲
相有頃珏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明宗惜
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尙書左僕射致仕
仍賜鄭州莊一區明宗自汴還洛陽遣中使撫問賜錢
二十萬食羊百口長興初卒贈司空初珏應進士十九
年方登第名姓爲第十九人自登第凡十九年爲宰相
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時亦異之

案古今事類云鄭珏當唐昭宗時作相文章理

道典贈華美小字十九郎應舉十九年方及第又第十
九人至相亦十九年時皆異之考珏以光化中登第歷
相梁唐而古今事類以子遘太平興國中任正郎

永樂大典

爲唐昭宗時作相誤也
卷一萬八千
八百八十一

崔協字思化遠祖清河太守第二子寅仕後魏爲太子洗馬因爲清河小房至唐朝盛爲流品曾祖邠太常卿祖瓘吏部尙書父彥融楚州刺史彥融素與崔蕤善嘗爲萬年令蕤謁于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尺題皆賂遺中貴人蕤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蕤爲左丞通刺不見蕤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見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于任誠其子曰世世無忘蕤故其子弟常云崔讐協卽彥融之子也幼有孝行登進士第釋褐爲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館歷三署入梁爲左司郎中萬年令給事中累官至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

儉相遇于幕次協厲聲而言曰崔莢之子何敢相見居儉亦報之左降太子詹事俄拜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史中丞憲司舉奏多以文字錯誤屢受責罰協器宇宏爽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爲虛有其表天成初遷禮部尙書太常卿因樞密使孔循保薦拜平章事初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珣素與琪不協孔循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

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有笑端明宗曰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常厚置于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是先朝判官稱爲長者與物無競可以相矣道嘗爲莊宗霸府書記故明宗呼之朝退幸臣樞密使休于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缺人協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蛄蜨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與

循同職循日言琪之短協之長故重誨竟從之而協登

庸之後廟堂代筆假手于人朝廷以國庠事重命協兼

判祭酒事協上奏每歲補監生二百爲定物議非之

北夢

預言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則患生崔協強言于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加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四年春駕

自夷門還京從至須水驛中風暴卒詔贈尙書左僕射

諡曰恭靖子頥頥壽貞惟頥仕皇朝官至左諫議大夫

終于鄆州行軍司馬

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四十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澄天寶末禮部尙書東都留守安

祿山陷東都遇害累贈太尉諡曰忠懿澄孫宋元利朝

位至給事中案子敬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方子穀廣
明中爲晉公王鐸都統判官以收復功爲諫議大夫琪
卽穀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鐸所知然亦疑
其假手一日鐸召穀讌于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傑
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
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
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
價太平廣記琪總角謁鐸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
拓跋思恭爲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卽秉筆立製云
飛騎經巴棧洪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
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蚤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
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眞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
因流寓青齊然糠照薪俸夜作畫覽書數千卷間爲詩

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
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

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

知名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
出琪調啞鐘捧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字辭賦
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
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
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殿中侍御
史自琪爲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
章秀麗覽之者忘倦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贍兄
弟齊名而尤爲梁祖所知以珽爲崇政學士琪自左補
闕入爲翰林學士

案北夢瑣言云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

蕩析琪藏跡于荆楚間自晦其跡號華原李長官其堂
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寂寞每臨流跼石摘樹葉
而試草制詞吁嗟快悵而投葉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
翰林學士今考梁書李琰傳琰厯爲成內趙匡凝掌書
記蓋昭宗末年琰琪兄弟皆客荆楚後乃受知于梁祖也

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

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潞出師燕趙經畧四方暫無寧

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
自是琪之名播于海內琪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
貞明龍德中厯兵禮吏侍郎受命與馮錫嘉張充郅殷
象同撰梁太祖實錄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尙書左
丞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琪與蕭頊同爲宰相頊性畏慎
深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頊

專掎摭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改攝爲守爲頃所
奏梁帝大怒將投諸荒裔而爲趙巖輩所援罷相爲太
子少保莊宗入汴素聞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歷太常
卿吏部尙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詔百寮
許上封事陳經國之要琪因上疏曰臣聞王者富有兆
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窮而
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羣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
災軍食乏闕焦勞罪已迫切疚懷避正殿以責躬訪多
士而求理則何思而不獲何議而不臧止在改而行之
足以擇其善者臣聞古人有言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